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五十四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姚培雯

繹史卷一百五十四上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洪範五行傳上

漢書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逌敘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逌斁鯀則殛死禹廼嗣興天廼錫禹洪範九疇彛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

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吕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隂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

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歩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葢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隂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

霚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為冰者隂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隂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已上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

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别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别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虚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

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㠯戒之劉向㠯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㠯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㠯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㠯為御廩公所親耕耤田㠯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㠯為齊桓好色聽女口㠯妾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

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吕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災穀梁吕為愍公宫也吕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宫劉向吕為釐立妾母為夫人吕入宗廟故天災愍宫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吕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吕為夫人西宫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宫誅去之意也吕天災之故大之

曰西宫也左氏以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東東宫太子所居言宫舉國皆災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災穀梁以為宣宫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

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吕以為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　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吕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

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𦬸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心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

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曽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

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　九年夏四月陳火董

仲舒吕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吕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宫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吕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兹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

牡陽竒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葢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歳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歳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巳卯楚滅陳　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巳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滛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巳同日災也劉向巳為宋陳王者

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名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辠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

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𦤎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

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已上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

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内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内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已上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

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
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
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
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
金鐵氷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
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
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

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已上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収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

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黄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

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
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
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公民
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
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
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
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廢祭祀之罰也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

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飢穀不成其災甚也已上水不潤下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悊時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奥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

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
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絶之
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
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
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
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
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歳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

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奥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説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兊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説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併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

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既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絶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

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　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敖縊死　釐公十一年周使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

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懐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　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

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旤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旤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旤之道也後三年

苦成家亡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襄公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虖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

為已心將得死虖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為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犇死於外　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雖獲其志弗能終

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

成公卒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昭子歎曰蔡其亡虖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大事奸誼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虖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

朝于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虖（已上貌不恭之咎）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

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

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乆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已上恒丙　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以尨服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
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
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
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後
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左氏傳曰鄭子臧好
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
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

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簒厥妖狗冠出朝門已上服妖

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賔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為近雞既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賔起陰謀欲立之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賔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　京房易傳

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静牝雞雄鳴主不榮（已上雞既）宣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旣也不敬而僃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旣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

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絶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

為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粤此其效也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已上

青眚青祥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近金沴水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　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

巳上金沴木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

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羮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虚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宼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謡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兑

為口犬吕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毁故有犬猷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吕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吕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

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虖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畮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虖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之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

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佀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㠯樹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敝也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國無
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䕃曰朝夕
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設服離衛魯叔孫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
人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

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以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禮王之入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

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

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

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

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於越已上言不從之

咎

庶徵之恒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

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已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

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楚伐宋取彭城吕封魚石鄭畔于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吕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吴于善道外結二國内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　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吴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劉歆曰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曰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内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曰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

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迺歸之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犇齊　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　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　釐

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齊釐公三大夫始顓事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

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犇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内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𠚤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已上

恒陽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

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犇是時虢為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吕童謡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吕夏正　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迺在其兄是時惠公頼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殺二大

夫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　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搖搖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犇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已上詩妖

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孼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已上毛蟲之孼從劉歆

言傳　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

為宋卿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内不自安故犬既至吕𤘍亡也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茍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兹謂反德國有兵革已上犬䭾

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吕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吕獲神助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

佞取將責之則為石是時王子鼂簒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犇楚而死　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

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　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已上白眚白祥　史記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吕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吕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已上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

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則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奥也奥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

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奥生蟲故有𧊒蟲之孽謂螟
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
歆曰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
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
羊既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青赤祥凡視傷者病火
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
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曰為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

故為羽蟲旣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

庶徵之恒奧劉向日為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禄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曰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内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簒兄而立

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呂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亡冰董仲舒呂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邱甲劉向呂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亡冰劉向呂為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呂飢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

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已上恒奧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

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虚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

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吕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政事内舉傅說授吕國政外伐鬼方吕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故御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者也

一曰金沴木一曰木不曲直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吕為草妖也劉向吕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

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兹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

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奥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吕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吕為庶徵皆以蟲為孼思心臝蟲孼也李梅實屬草妖　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顚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君吝於禄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已上草妖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黒又黒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黒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

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呂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鬬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人君暴虐鳥焚其舍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已上羽蟲之孽從劉歆視傳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旤也羊者土上之物幽於中土象

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已上羊𤱶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犇晉華弱犇魯華臣犇陳華合比犇衛劉向吕

為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有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大雨血已上赤眚赤祥

繹史卷一百五十四上

繹史卷一百五十四下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洪範五行傳下

漢書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既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黒眚黒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

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于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孼雨以龜為孼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孼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旤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孼也 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

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奥煖而已故藉秦㠯為驗　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為長信侯㠯太原郡為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㠯見陽不禁閉㠯涉危害舒奥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㠯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奥輒應此其效也　劉歆㠯為大雨雪及末

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兹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奥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兹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兹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兹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妒媢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

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廹近象也董仲舒吕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吕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吕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吕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隂氣盛也　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隂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

仲舒曰為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菽曰微見季氏之罰也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曰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

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霜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将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

遂貽公已上恒寒 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曰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曰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阨曰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強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曰為雷當託于雲猶君託于

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　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已上鼓妖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孼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于臨洮明年有嫪毒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已上魚孽　桓公五年秋螽劉歆曰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曰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蟲略皆從董仲舒說云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曰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曰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

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令誅絶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㠯殺卒㠯被辜董仲舒指略同　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㠯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㠯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㠯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㠯為宋三世内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

螽先死而至劉歆吕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
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　宣公六年八
月螽劉向吕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十五年秋螽宣
亡熟歲數有軍旅　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吕為先是
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哀公
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吕為春用田賦
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于民之

效也劉歆㠯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㠯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㠯為蝝螕蠹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黒眚也董仲舒劉向㠯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已上介蟲之孽○從劉歆聽傳　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

公田於貝邱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嗁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㠯為近豕旤也先是齊襄淫于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㠯謝魯公孫無知有寵于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戶間足見于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已上豕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劉向㠯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

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防王宫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相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既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任其私心塞埤擁下以逆水執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黒如日者

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于變亂五行氣色繆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亾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

而亾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已上火沴水

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孼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睿寛也孔子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寛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

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暘寒奥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屮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

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既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嬴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　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

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絶經緯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摇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摇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恒地變赤而殺人已上恒風

㦸公十五年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吕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吕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之類也向又吕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吕為春秋及朔言朔

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皆月晦云已上脢夜之妖

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嬴蟲之孽也　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禄兹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兹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兹謂不

時螽食節蔽惡生孽螽食心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㠯為先是衛侯朔出犇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已上蠃蟲之孽○從歆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㠯為近牛旤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㠯喪娶區霿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旤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㠯為近牛旤也先是

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宫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于離宫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已上

牛既

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摦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

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劉向以為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　昭二十五年春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樂祁佐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已上心腹之痾　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為聞善不與

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異至絶世也經曰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為下相攘善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僇家絶已上黃眚黃祥

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劉向曰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

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劉向曰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勢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于褎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

在天文水為辰星辰星為蠻夷月食辰星國亡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内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絶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為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強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于水則波于木則揺于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兹謂陰動厥

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禄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㠯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㠯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㠯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二十

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吕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哀公二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吕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于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吕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

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宿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于晉文故河為徙也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于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剥廬厥

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强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

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已上

金木水火沴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于山而彌于天天氣

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㠯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㠯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孼于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强力君氣毀故有馬旤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必有簒弑之旤

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吕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吕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　皇極之常陰劉向吕為春秋亾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吕為自屬常陰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妻

不壹順黒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𠮷貴高夫兹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揚解而温内取兹謂禽蜺如禽在日旁𠮷尊降妃兹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女不變始兹謂乘夫蜺白在日側黒蜺果之氣正直妻不順正兹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専夫妻不嚴兹謂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兹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適不荅兹謂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于不専兹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兹謂亾蜺氣左日交于

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温温而雨尊卑不
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
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見行
善不請于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
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
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温
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窳臣夭蒙起而白君樂
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

任職茲謂怙禄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觧利邪吕食
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
蔽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觧而有大雲
蔽日禄生于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
攘善茲謂盜明蒙黄濁下陳功求于上茲謂不知蒙微
而赤風鳴條觧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
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觧不觧大風發赤
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蔽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

日不見漏言亡喜兹謂下厝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
不降廢忠惑佞兹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
有逸民兹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兹謂不紲蒙
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兹
謂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兹謂
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兹謂
庳蒙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
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兹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

雲之類云已上恒陰　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吕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旤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于二叔二叔吕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吕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　史記魯哀公時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為隼近黒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强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

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已上射妖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亾而漦在乃匵去之其後夏亾傳匵于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為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棄

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亾奔襃後襃人有罪入妖子召贖是為襃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襃姒以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襃姒㓕之劉向曰為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沬也檿弧桑弓也萁服盖以萁草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謡者禍將生于女國曰女寇亾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于鄭時門之外洧淵

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强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于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　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為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

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儍子儀此外蛇殺内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已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亾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鬬　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劉向已為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后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

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孼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已上龍蛇之孼

左氏傳

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不聽辰曰

是我迋吾兄也吾㠯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㠯叛大為宋患近馬旤也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㠯為皆馬旤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于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㠯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强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于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

牡馬生子亾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兹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已上馬旤）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横九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亾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為人變屬

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阬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

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于臨洮明既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為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睽孤見豕負塗

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
茲謂亾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㠯譴失正各象其類二
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
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
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
推此類不改乃成亾也　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
人生角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亾人司馬死已上下人伐上
之痾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

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既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脁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

也京房易傳曰亾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旣竝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旣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專禄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旣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亾厥蝕三旣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巳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旣先雨雹殺走獸弒君獲位

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内臣外鄉茲謂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鳴冡宰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厥食日中分諸侯争美于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随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紂矣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諸侯更制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

讓庶玆謂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酒亡節玆

謂荒厥食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

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

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

臣弑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　桓公三年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曰爲前事已大

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

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又

二君相簒劉歆已為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已為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已為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壊魯夫人淫失于齊卒殺桓公董仲舒已為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已為

楚鄭分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将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劉向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弑公劉歆以為晦魯衛分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

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絶若綫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食以見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　釐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

仲舒劉向已為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强楚其後不内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温楚伐黄桓不能救劉歆已為七月秦晉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已為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已為三月齊衛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已為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名天王

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
以為上亡明主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
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為後秦
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劉向以為二月朔齊越
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
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出犇晉滅江楚滅
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竝專會盟劉歆以為正月朔燕

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㠯
為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
㠯為四月二日魯衛分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
之既董仲舒劉向㠯為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
王遂強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弒之禍内皆
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
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
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劉歆㠯為十月二

曰楚鄭分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曰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曰為二月魯衛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曰為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劉歆曰為三月晦朓魯衛分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曰為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劉歆曰為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曰為後楚

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㠯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㠯漆閭邱來犇陳殺二慶劉歆㠯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為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劉歆㠯為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為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㠯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為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㠯為前年十二月二日

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𠮯
為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𠮯為
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
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
慶封劉歆𠮯為六月晉趙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董仲舒𠮯為禮義將大滅絶之象也時吳
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
後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

劉向吕為自二十年至此歳八年間日食七作毗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犇鄭大夫自外入而簒位指略如董仲舒劉歆吕為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吕為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頼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劉歆吕為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

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亾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三月魯衛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已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于經劉歆已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

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為六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犇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㠯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劉歆㠯為十月楚鄭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劉向㠯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縶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宗三臣㠯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㠯為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吕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亾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吕為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劉歆吕為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吕為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城邑叛劉歆吕為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吕為後晉三大夫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劉歆吕為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吕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纍纍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

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㠯為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㠯為六月晉趙分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㠯為三月二日齊衛分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㠯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㠯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㠯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㠯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㠯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

陰氣盛薄日光也　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竝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曰為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曰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侯王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

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則朓者一此其效也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　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㠯所制茲謂弱日白六十日物㠯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㠯日白不溫明不動辟㬜公行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辟不聞道茲謂㠯厥異日赤祭天不順茲謂逆

厥異日赤其中黑闇善不予兹謂失知厥異日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耀以主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毁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行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已上日月

亂行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

向吕為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燭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簒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竝侵兵革從横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内敗王師又連三國之

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以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

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吕爲大辰心也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争此其效也

劉向吕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

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争也

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

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

子鼂楚出也時楚强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

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犇楚王室乃定後楚師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為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

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
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虚陳太昊之虚鄭祝融之虚皆火房也星
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
也其吕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吕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吕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
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
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吕為大辰房心尾也八

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
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虙羲木德火所生也
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為火所舍衛顓頊虛星
為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為王室
亂皆同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
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
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
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

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吕為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争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吕為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吕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

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絶矣劉向吕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畀省微呂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村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絶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吕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

各行其私意終于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星與雨偕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觧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埜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觧過施復從上

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衛侯朔犇齊衛公子黚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呂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呂為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京房易傳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呂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

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白為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于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強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

何在對曰令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兹皆卒明年齊桓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為楚所敗劉歆已為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壄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

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灾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強茲謂卻待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鷁退飛已上星辰逆行